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二二回 借水災知縣出門 趁黑夜差人盜庫

話說馬仁聽說外面來了一個瘋和尚，忙跑到廳口一看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還是聖僧！」濟公把眼睛向他瞧了一瞧道：「馬大人，你我不談浮文。俺喉嚨裡是癢煞了，因走此路過，肚皮又餓得很，快些弄一些來喝一喝，嚼一嚼，俺還要有事去呢。」這時濟公同馬仁這樣，那追進來聽差的深怕反討沒趣，連忙縮頭就走，向裡面聽差的議論道：「這是什麼笑話，怎這一個和尚，左堂老爺倒同他熟識得很。」內有一個年紀大的道：「你懂什麼，這本是大成廟的濟顛和尚嗎！」說到此處，只見總門公齊大肚子匆匆跑來道：「你們可曾看見有一個外國奸細，裝做和尚形像，走得來嗎？」大眾聽說，曉得他是問的濟公。但這齊大肚子卻是萬人無緣，他仗意當的是公共職事，三個堂官都事你推我情，我推他面，沒有個同他較量。他因是便又抗又老，又死又麻。這時跑來討這個信，大眾故意的說道：「你這門公好得很呢，既曉得是個奸細，就派趕緊前來送信。這樣說法，我們趕緊給個信把他，莫要吃他的虧。老爺現今真把他當個苦修的和尚，倒請他坐下來了。」齊大肚子一聽，深怕有人搶在他前稟報，自己便不得得功，當下連忙進裡。這時馬仁卻然傳了一個廚子來，著他備辦酒菜。忽見那齊大肚子冒裡冒失的走到馬仁座旁，說道：「老爺，快站遠一點，勿要被這奸細和尚算計！你老請內轉，就交代我擒獲他罷。」左手把馬仁就想拖到旁邊，右手想來擒濟公。馬仁看齊大肚子那一種惡形，加之這位濟公不是好惹的，曉得喝阻他已來不及，只得認定齊大肚子就是一靴尖，罵道：「狗眼！你因何曉得他是奸細嗎？」齊大肚子初時是一股勁的，突然被了一腳，只得退在旁邊發呆。馬仁道：「還不滾掉了呢！你曉得他是什麼人，他就是護國聖僧。像這樣冒失，本當重重的辦你，姑念你不知不罪，快些滾掉了罷！」可笑齊大肚子領了一個花紅，氣得水牛似的。到了外面，一眾聽差的明曉得他受了氣，故意迎上道：「怎麼的，奸細可捉住嗎？得了若干賞號呢？」齊大肚子面紅耳赤，口也不開，一逕往外走了。

閒話少提。且說濟公同馬仁在廳屋裡談了不到片刻，廚房已將酒菜送到。濟公也不謙禮，坐倒就飲，狼餐虎咽的吃了一個盡興，把一壺酒喝完了，壺底朝天，就在嘴上還敲了兩敲。馬仁忙喊酒菜。濟公站起道：「俺還有幾萬件大事要去辦呢。」說罷往外就走。馬仁陪出暖閣，曉得他是最忌世務，客氣過頭，反轉討他的沒趣，只得轉身回頭。才進客廳，只見那酒壺旁邊擺了一封字兒。馬仁連忙拆開看，但見上面寫著道：

金御史如有和尚送至交刑部，切囑僚屬勿收。此移禍江東之計，足下勿為所用。速往該部查點，遲或不及。

那下面畫了一隻酒罈，兩把鐵錘。馬仁看畢，不曉得是一回什麼原故。看官，你道這大成廟這件事，外面鬧得沸沸揚揚，馬仁那裡不曉得嗎？其中有個道理，六部衙門統統都在內城，大成廟還在西湖邊上，所以信息不得靈便。

當下馬仁看了字帖，忙吩咐外面伺候，隨即到了刑部，便傳值班的員外進裡，諭道：「本左堂有一句要話，你代我傳至司獄：如金相府有什麼押送刑部的人，暫時把原來的公事送到我處核准，方許收入。如無公事，將來犯立時退回；設有什麼權為寄下，後補公事的話，你們就回堂官不準是了。」這個員外姓張名奎德，本同金仁鼎他們是一黨，那知馬仁說話的時候，金仁鼎倒預先過來托過了他，他並得了一個小小的二□兩封頭，已經滿允過了。這時聽了堂官一說，只得唯唯應下。暗道：我只得趕緊到相府把話申明，不想發這筆財算了。連忙騎了匹馬，走到相府，上了手本。那知金御史並不在家，只得悶悶而回。才進衙門，只見金府家人金祿迎上說道：「敝上致意候候老爺，如今犯僧悟真已經押到，請老爺派人驗收。」張奎德道：「這卻怎麼好呢？祿二爺你且坐下來，我把個細情說你聽一聽。今日一早，你家御史爺就來過了。我以為這件事並沒干係，又有御史的大面子，焉有不應承之理？那知適才護理馬堂官到來，特為傳諭，如有沒公事的人犯送來寄獄，不論王府相府，一律發回。請教這件事怎樣辦呢？我的意見，最好你們著一人在此看著犯人，著一人去稟明你家御史，必須親自來同堂官把話說明白。」金祿道：「不要緊。如今有一角公事在此，老爺請看便了。」當下著金升將公文拿出。張奎德打開一看，見裡面一宗田契，有二□多張。另有一道上行下的札文，上寫道：

欽命參知政事金，為札飭事：照得大成廟為祀典創建叢林，因有客僧鐵珊病故，經驗淫毒身亡，理應傳同該廟方丈悟真，問明取結殮埋。詎該方丈畏罪潛逃，當由臨安縣賈令獲案，身畔搜出田契一宗。據臨安縣賈詳稱，該僧畏罪潛逃，保無情弊。

惟該廟係奉旨敕建，該方丈係由禮部注案，未便造次刑押，相應詳送到閣等因。查該僧悟真既注部和尚，未便發縣收管。

所有鐵珊身故，有無別情，仍仰臨安縣賈令就便查覆。所有該僧悟真暨該僧身畔搜出之田契，相應禮飭刑部該司員驗收，分別拘禁存案。並仰轉詳貴部堂馬查照。毋違。須至札者。

張奎德看了一看，見上面並無參知政事印信。他也不便挑剔，對金祿道：「這樣看來，堂官就在裡面，我且送去看一看。」說著一逕就到了後面，將來文送上。馬仁一看，不覺哈哈人笑，提筆批道：

字固人人會寫，文亦個個能行。札中既無印信，保無奸人假托。仰原來解役，持文赴閣，補用印信，呈部再核。如照原札，未便准行。著毋庸議。

張奎德將原札呈堂，心中還想蒙混，即見批駁下來，只得將來文仍交金祿拿回。金祿無法可想，只得拿了批文，趕奔相府不提。

單言金仁鼎既然照著錢通的計策施行，因何不向父親要顆印蓋在上面？須知奸臣道子，一氣相生，金丞相父子的一段笑話，前書久已敘明。金仁鼎仗仗已同張奎德說通，可保已無意外，就著金祿總領此事，帶了金升及幾名健勇，到臨安縣把人提出，解往刑部。

就在悟真外出的這時候，錢通又同賈知縣議道：「我看天下事牆有風、壁有耳。刑部這案，斷然不肯收下，依舊還要打回。你最好這時討一個差使外出，叫金仁鼎兩頭落空，擠著他自投和尚，相求和局，才是道理。」賈知縣道：「不要討差，如近本境離此二□多里，有一地方可出公差。是因前日潮水漫岸，沿湖一帶都來報水，我昨日就要去勘查，將好趁此躲避這個風頭！」錢通道：「這樣最好，你就走罷，好在一應事件，該得見風掛牌，還有我在這裡。」賈知縣隨即就傳知戶房及值日差役下鄉勸災。戶房忙將點名單開上，賈知縣過一過目，獨不見李龍、王虎兩個，心中好生詫異。看官，大凡公門口的差人，今日這個當班，明日那個不到，都是常情。因何李龍、王虎這回點名單上沒得，他就這樣詫異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這兩人，一者是逢到公出的事，他是無次不到；二者昨日大成廟的批差例規還不曾送來，所以賈知縣獨把他擺在心上。當下把點名單一看，便問道：「王虎他們兩個呢？」戶房道：「他兩人今天不曾上班。據說昨日由大成廟回家，都有著病了。」

看官，昨日王、李二差在大成廟，一個被酒壺把頭打開，一個自家把牙齒打落，兩人那裡就是這個上面的病嗎？其實並不是的。只因王虎、李龍在大成廟，到了賈知縣同錢通進裡吃酒的時候，王虎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你我夜分的那句話是沒得成功了。」李龍道：「大盜設得做，做一個小偷也還使得。我不瞞你說，適才我已到那邊走過一趟了，因為鑰匙在你身上，要不然，我多少也得著的了。」王虎見說，想了一想道：「這話不舛，我倒糊塗了。如今一眾執事的和尚都在後面吃酒，我們就趁這個空子，多少弄一些貼貼本罷。而且事不宜遲。」二人商議已定，便輕輕巧巧的跑到後面，朝那東邊一望，果然庫房裡漆黑的。二人大喜，覺到裡面已是摸熟的了，便將那自開門一推，走到裡向，摸到那書架的下層。先將那板蓋一消，然後王虎從身旁把鑰匙掏出，摸著鎖門，投進機關，扭了一扭，輕輕把鐵蓋提起。李龍道：「我有一句話交代言先，無論拿多與拿少，兩人不許走開，一齊都到胡大腳家去分帳。這時始終盡力搬移，我看裡面這許多，三趟也有個七不離八。」王虎道：「想來還怪你我舛，有那在廟外同那老不死相訂相打的時候，早些運他兩趟，這時倒搬得差不多了！」李龍道：「歎氣的話也不必多說，我們還要快躁的才好呢。」說罷，兩人便彎了

半截腰，每人一隻手就到櫃裡探那銀封。那知四面摸了一摸，一點元寶封頭都摸不著，裡面但摸到一樣物件，彷彿是個死人差不多，有時摸到是衣服，有時摸到是洋灰，有時摸到手兒頭兒都是冰凍的。

王虎道：「龍伙計，這怎麼的？」李龍道：「不好，奇怪的很呢。好像還有股臭味嗎！且慢，我身邊還帶著火種呢，且取個火查點清了才好。」王虎道：「不要打人驚動著人，你輕輕到前面取個燭火，放在外面，只要有一些亮光，便可以看出來了。」李龍當下站起了身，就想摸到外面，以為這房裡的出路是曉得的，就此望外就走。那知跑不到幾步，忽然這裡「通」的碰了頭，那裡「通」的踢了腳，一點亮光沒有，再也尋不著一個出路。但王虎、李龍明明是到大成廟庫房裡來的，怎樣進門，怎樣開櫃，覺到一些不舛。因何此刻李龍出外，這樣碰到那樣，那裡又是濟公和尚作了個什麼法嗎？列位且不必著慌，其中自有原故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